

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 印度朝圣之旅 ——恰译师曲吉贝传



恰译师曲吉贝 口述
曲白达江 笔录
马维光 刘洪记 译编

13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 印度朝圣之旅 ——恰译师曲吉贝传

(依据[俄]乔治·罗列赫英译本及藏文原稿译编)

恰译师曲吉贝 口述
曲白达江 笔录
马维光 刘洪记 译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3 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 恰译师曲吉贝传/
(宋)恰译师曲吉贝口述; (宋)曲白达江整理; 马维光, 刘洪记译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 7
(环喜马拉雅文丛)
ISBN 978 - 7 - 80253 - 341 - 7

I. ①1… II. ①恰… ②曲… ③马… ④刘… III. ①恰译师曲吉贝 (1197 ~ 1264)
- 自传 IV. ①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7380 号

13 世纪一个藏族僧人的印度朝圣之旅 ——恰译师曲吉贝传

(依据 [俄] 乔治·罗列赫英译本及藏文原稿译编)

恰译师曲吉贝 口述
曲白达江 整理
马维光 刘洪记 译编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9.25
字 数 124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341 - 7/B · 162
定 价 25.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乌让寺是恰译师曲吉贝出生地的寺院，也是曲吉贝伯父——老辈恰译师住持的寺院，该地曾经诞生了极具睿智和辩才的一批学者。图为如今的第乌让寺，位于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隆子镇北面山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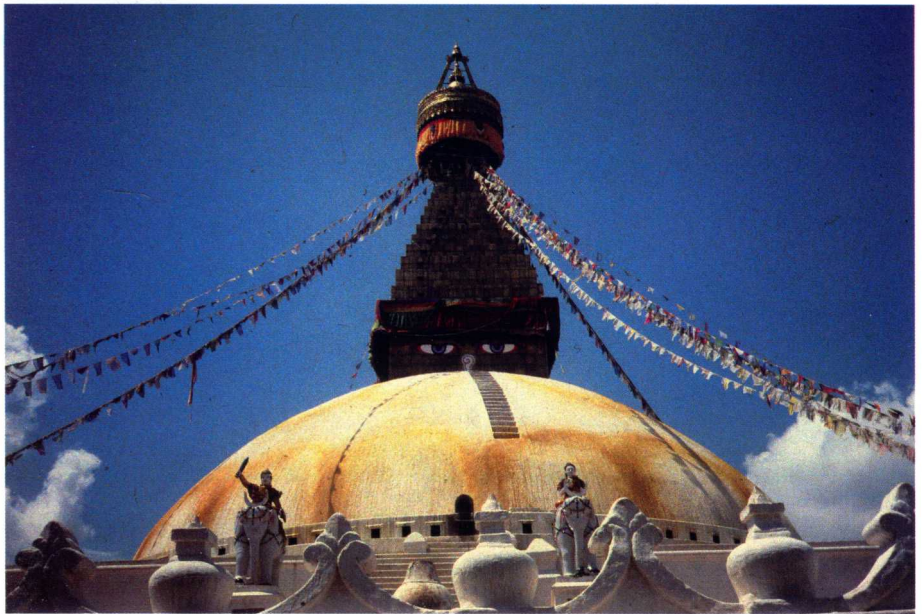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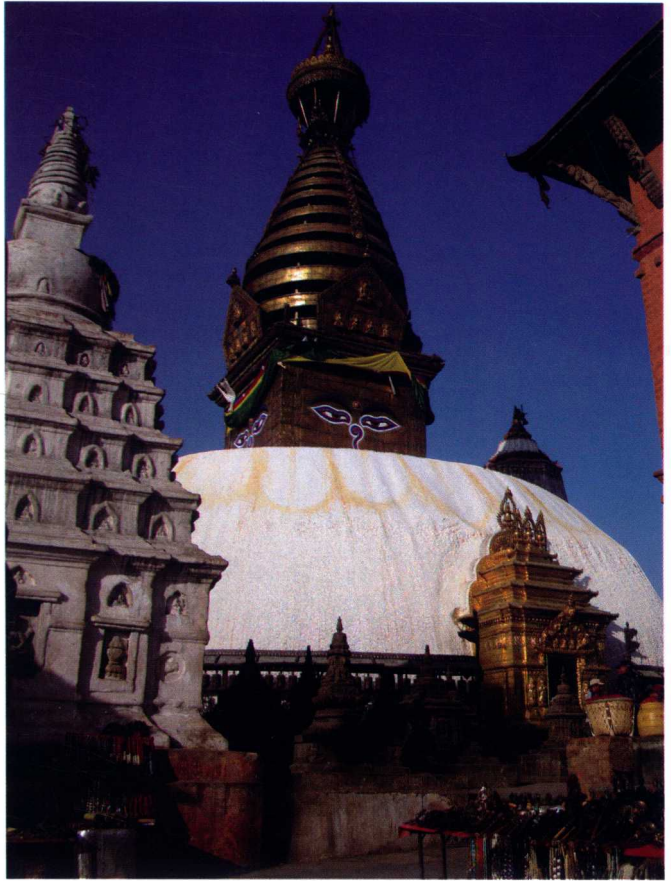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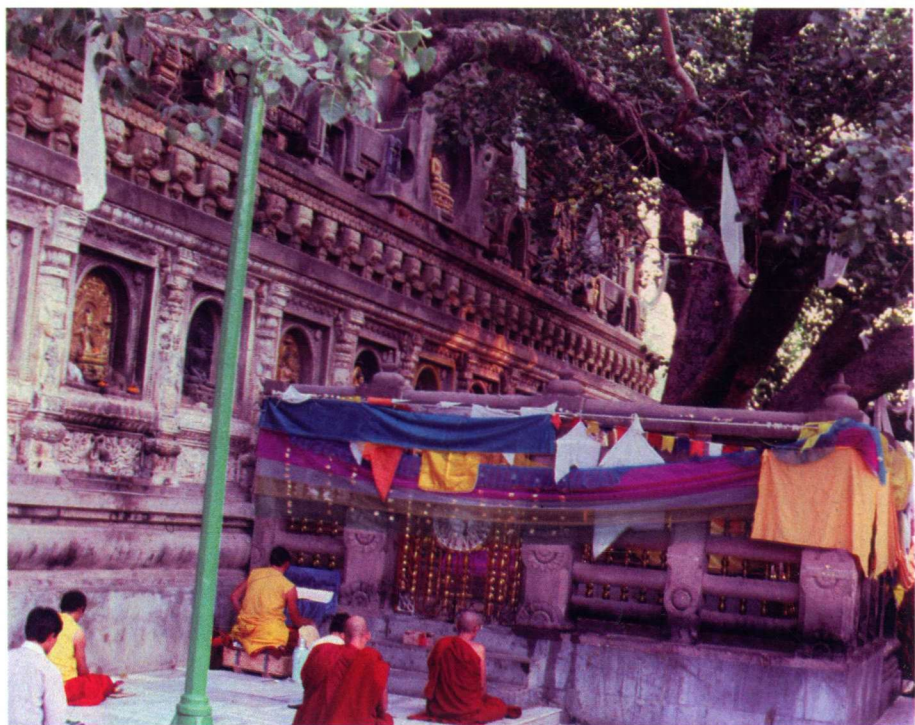
29岁在西藏完成学习后，恰译师曲吉贝去了尼泊尔，并在斯瓦扬布大佛塔和法界寺居留八年。图为现在的斯瓦扬布大佛塔远景。



斯瓦扬布大佛塔山后，建有文殊菩萨庙一座，以纪念文殊菩萨于此放去湖水造福尼泊尔并使信徒得以朝拜始初佛佛光的善举。图为文殊菩萨纪念塔庙。

斯瓦扬布大佛塔位于加德满都市西北郊一座小山上。加德满都市东北郊还有一座名为博特的大佛塔，系为来尼泊尔或经尼泊尔去印度朝圣的喇嘛修建。上图为斯瓦扬布大佛塔。下图为博特大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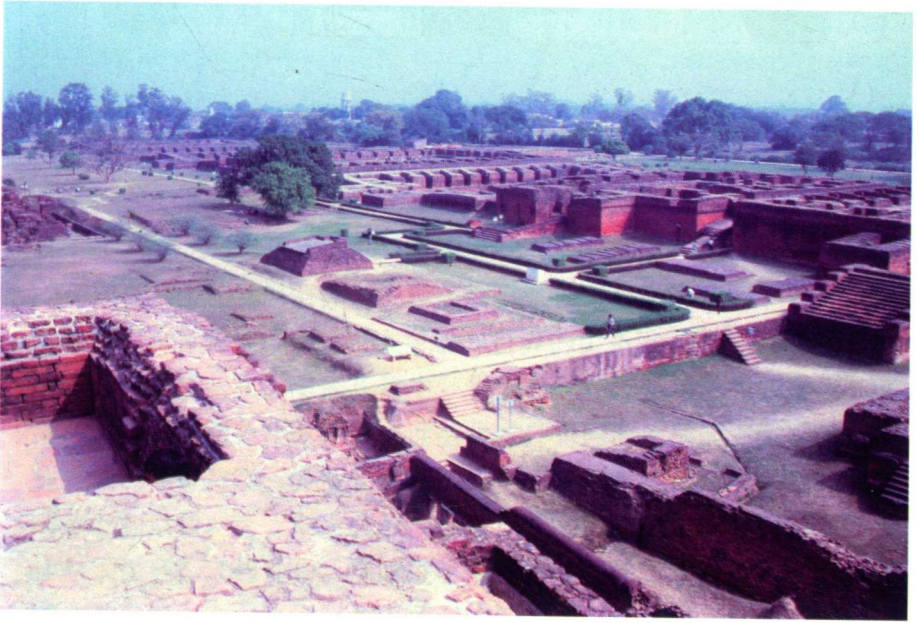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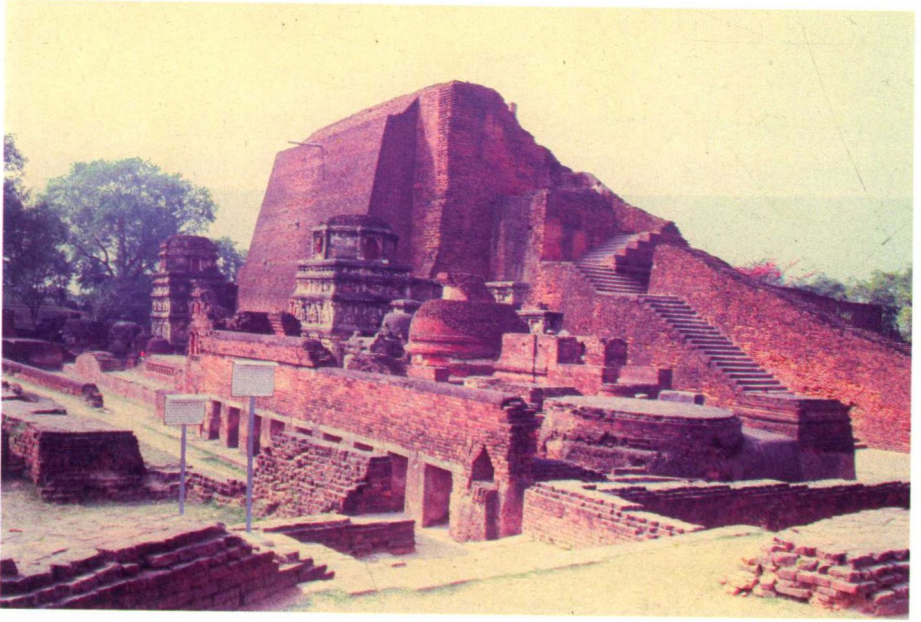




金刚座圣地有众多奇迹和无数极为神圣的崇拜物。图为大摩诃菩提寺西侧著名的菩提树，尖塔之后，菩提树下面，由两根树干支撑着象征“金刚世界”的“世界金刚杵”，半由旬大小，昭示金刚座之所在。



灵鹫山呈圆形，周边为森林环绕。水从一些小山谷流下。一些山谷为岩石构成，是许多食人野兽的栖息地，只有一些获得“大神通成就”的人住在那里，免遭毒蛇和食人野兽的伤害。图为灵鹫山远景。



恰译师曲吉贝造访时，辉煌一时的那烂陀仅剩 70 名通晓语法和其他学科的学者留居此地。上图为那烂陀遗址主殿及还愿佛塔群。下图为从主殿所见的僧舍遗址。



公元 1241 年，曲吉贝回到第乌让寺，广转法轮，并于 1263 年在此圆寂。图为如今的第乌让寺主殿。

汉译序

久闻 13 世纪一位藏名叫恰译师曲吉贝（Cha lo-Tsā-ba Chos-rje-dpal）、梵名叫达玛斯瓦敏（Dharmasvāmin，“法主”意）的藏族佛教朝圣者写有一部印度游记，但苦于找不到该书的任何版本。两年前，查阅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发现名为 *Biography of Dharmasvāmin* 一书，阅后始知就是那本“游记”。书的篇幅不大，但提供了公元 7 世纪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后 13 世纪印度和尼泊尔佛教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据称，玄奘离开印度不久，印度佛教和社会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势力进一步削弱，大乘佛教吸收咒语巫术、坦陀罗等民间信仰，密宗占了统治地位。佛教高度密教化和经院化，存续于波罗王朝（Pala Dynasty）统治的印度东北部一角和尼泊尔等地。

印度是多种思想信仰、多种宗教派别的发源地。宗教、哲学、历史高度混合，各种派别在个人灵魂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精神“解脱”办法上争辩不休。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吸收借鉴，又斗争不已，不断分化改组。中世纪曲吉贝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持续，佛教上座部与大乘之间争辩不休；异族异教入侵，带来新的宗教，建立中央政权，促进了印度社会的巨大变化。印度本土宗教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进一步削弱，并失去统治者的支持，最终在其发源地走向灭亡。在中国，藏传佛教正在形成，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极力推崇藏传佛教，这就是为什么那时众多西藏僧人去印度留学和“取经”的一个原因。佛教与印度教彼此在博弈中都发生了很大

变化，二者在信仰和仪轨方面似乎都向对方的古老形态转化，走向了相反的一面。本书对了解 13 世纪南亚社会历史背景、宗教情况，以及佛教的兴衰提供了难得的信息，自然对认识佛教今天的情况也极有助益。

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给印度学者研究古印度历史与文化造成一定的困难，不得不参阅流失在外的梵文、巴利文原文及汉文、藏文佛教文献。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学者 T·R·桑克里迪亚因 (Tripitakacharya Rahula Sankrityayana) 曾去西藏，带回一些与印度有关的佛教文献，其中包括曲吉贝的旅行记述。游记系由曲吉贝口述，居士曲达 (Upāsaka Chos-dar) 记录的。根据这部手稿的底片，印度巴特那 K·P·贾雅斯瓦尔研究所所长 A·S·阿勒塔卡尔 (Altekar) 邀请前苏联莫斯科东方研究所哲学部主任乔治·罗列赫 (George Roerich) 将藏文原文解析、编辑并译为英语，1959 年由 K·P·贾雅斯瓦尔研究所出版，并将藏文原稿以罗马拼音的形式附后，供人参考。阿勒塔卡尔所长还写了一篇序言予以评述。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历史材料弥足珍贵。见到此书后，我决心将英文译本译为汉文，供国内学者一阅。译文以英文为准，力求忠实原文。

在翻译过程中，藏文的一切译法都求助于我的合作者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洪记研究员，没有他的翻译和勘校，译文是难以完成的。藏文原始记录有 17 章，比英译本多 4 章。经查对，这最后 4 章尚未被收入英文译本中，刘洪记研究员特将这四章译出，作为“补遗”附在译文之后，使可贵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完整。书后所附罗马拼音藏文原始素材，虽经中国藏学出版社南加才让博士勘校，但拼写错误可能仍存，仅作参考。

在梵文词汇和佛教术语翻译方面，得到了我的学友北京大学张宝胜教授的指点和不厌其烦的查核校正。在此，对上述二位学者的帮助一并深表谢意。

中国藏学出版社季垣垣女士为此书的出版给与了极大的鼓励，并协助策划出版，核正史实，她的热忱和努力是值得称颂的。

汉译序

本书佛经译名力求梵汉藏名统一精确，但个别藏名佛经难于查核梵汉名字，采取了直译办法。译文不当和谬误之处定当不少，望读者不吝指正。

马维光

2012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汉译序	(1)
英译本序言	(1)
第一节 著作的重要性	(1)
第二节 印度与西藏地区之间的交流	(3)
第三节 曲吉贝的生平	(4)
第四节 记述的可靠性	(12)
第五节 政治历史的揭示	(13)
第六节 穆斯林征服比哈尔的影响	(17)
第七节 宗教和社会状况	(20)
第八节 地理地形的启示	(26)
菩提伽耶	(28)
王舍城	(34)
灵鹫山	(34)
那烂陀	(34)

英译本正文

第一章 身世和早年生活	(36)
第二章 旅居尼泊尔	(41)
第三章 迪尔胡特的旅程	(45)
第四章 经过吠舍离	(48)
第五章 造访金刚座及记述	(50)

第六章	阿育王建造众浮屠	(59)
第七章	巡礼非佛教神像	(62)
第八章	访问灵鹫山	(66)
第九章	访问王舍城	(68)
第十章	侨居那烂陀	(69)
第十一章	返回迪尔胡特	(75)
第十二章	驻锡西藏央朵寺	(78)
第十三章	安居西藏第乌让寺	(80)

补遗汉译

第十四章	在唐布切的情况	(83)
第十五章	在久浦的情况	(86)
第十六章	法主恰译师圆寂情况	(87)
第十七章	笔录人曲白达江居士结束语	(88)

附录

TIBETAN TEXT (罗马拼音藏文原文)	(90)
-------------------------	------

编后	(139)
----	-------

英译本序言

第一节 著作的重要性

恰译师曲吉贝（Chag lo-Tsā-ba Chos-rje-dpal，梵文称：译师·达玛斯瓦敏^①）属于提供印度历史资料来源人物一类。这类人中包括外国旅行者、商人和朝圣者，他们访问了印度，随后写下他们的生平、经验和游记。属于这一群体的著述并不多，因而我十分感激 G·罗列赫博士承担了把仅只一个简单手稿予以解析成书并且翻译成英文的重担。

① 达玛斯瓦敏（Dharmasvāmin）。意“法主”，“知法首座”，是对僧侣上师的一种尊称。英文原著中使用的即是这一梵名。汉译本为强调传主的身份，改为使用藏名曲吉贝。另，《青史》（汉文版，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译作洽却杰伯（吉祥法王）。——编者

和法显、玄奘、义净^①一样，达玛斯瓦敏是一个佛教徒。但是他来自西藏地方，并非中国内地。从公元 600 年至公元 1300 年西藏与印度北方有众多交往。这期间数百名印度僧人去到雪域高原，但是他们显然过多地忙于将梵文的佛教著作译成藏语，难于找到时间给我们留下他们所到国家的记述。一些藏族僧人访问印度，在那烂陀或超戒寺（Vikramaśilā）学习，回去后将他们所学的成果奉献给他们的同胞。恰译师曲吉贝似乎是他们中记述了关于印度和她的人民、习俗与社会情况的唯一的一位。因此我们必须感激居士曲达（Upāsaka Chos-dar），这位记述曲吉贝生平和游记的传记作者。这部著作的作者主要依据是达玛斯瓦敏亲口的讲述，因此这部作品讲述的事件和情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目击者亲身经历的自述。

和法显、玄奘、义净的作品相比，本书篇幅很小。但是其重要性却丝毫不减。重建 5 世纪和 7 世纪印度历史，除了中国朝圣者的记述外，我们还有些其他来源。可是重建 13 世纪上半叶印度北部的历史主要依靠伊斯兰历史学者，非穆斯林来源极少。而当前这部描述比哈尔^②情况的著作，不偏不倚，正是一个藏族朝圣者的亲眼目击，自是占有很高的地位。

① 法显、玄奘、义净，三位赴印度求法的高僧，常被相提并论，视为开拓中外交通的代表人物。

法显（337—422）。东晋高僧，著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 30 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

玄奘（602—664）。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前往天竺学习佛教。太宗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一作贞观元年），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回到长安，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严谨，所撰《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义净（635—713）。唐代高僧，著名佛经翻译家，因听闻法显、玄奘等西去天竺求法壮举，15 岁即萌生西游的念头。咸亨二年（671 年）秋，义净启程前往印度。证圣元年（695 年）回到洛阳。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重归南海传》记述了义净在印度和南海 25 年的丰富见闻，提供了宗教历史、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发展等各方面的翔实资料。——编者

② 比哈尔。印度东北部的邦，北邻尼泊尔，首府巴特那。古摩揭陀所在地。——编者

第二节 印度与西藏地区之间的交流

我们已经指出，印度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交流怎样开始于公元7世纪；13世纪前半叶的情况当前这部著作部分地揭示了出来。穆斯林的征服以及部分或全部破坏菩提伽耶、那烂陀^①和超戒寺^②，自然对藏族朝圣者和学者不断造访印度构成巨大障碍。但是像曲吉贝那样极富进取心的人，仍然甘于冒险来到菩提伽耶朝觐佛陀寺庙。多数好心人劝阻他们，一些人则鼓励他们，就像曲吉贝经历的那样。他的伯父，老达玛斯瓦敏曾勇于踏上来印度之路，不幸故去，未能返回西藏。还有一位就学于罗睺罗·斯利·跋陀罗（Rāhula-śrī-bhadra）^③的西藏僧人，他也于公元1234年死在印度。在公元1234至1236年曲吉贝访问印度期间，佛教典籍图书馆绝大部分被毁。我们没有发现曲吉贝从菩提伽耶和那烂陀得到什么经卷。他带回西藏的这类书籍是尼泊尔寺院的抄本。曲吉贝的记述表明，穆斯林破坏了比哈尔的重要学术场所之后，西藏学者不来印度，改去尼泊尔的寺庙进修。当然印度仍然享有高级进修理想场所的美名。曲吉贝从印度归来，他的声名远扬。在拉萨，

① 那烂陀寺（Nālandā Temple）。公元5世纪前半期笈多王朝鸠摩罗·笈多（Kumara Gupta）一世创建，位于菩提伽耶之北和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之间。经过以后各王朝的扩建，成为印度古代著名的佛教学院和佛学中心。盛时，主客僧众达万人之多。研习大、小乘，成为著名论师，特别是大乘论师的集中地。玄奘、义净及众多西藏高僧在此求法。12世纪该寺毁于兵燹。1861年英印政府考古所所长坎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发现该寺遗址，1915年进行大规模发掘。

② 超戒寺（Vikramaśīlā）。为以孟加拉为基地崇尚佛教的波罗（Pala）王朝（8世纪中叶~12世纪中叶）的国师师子贤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于恒河右岸修建的寺院。该寺又译为超岩寺。师子贤既宣扬般若空观，又提倡密教，该寺后成为密教的一个中心。阿底峡就学于那烂陀，后为超戒寺首座。该寺鼎盛时曾有一百零八寺及六个研究院，规模之宏大，比起那烂陀九寺一门或谓八院三百房，犹有过之。12世纪该寺为突厥入侵军彻底毁坏。

与超戒寺齐名的还有一个密教寺院——奥丹塔普里（Oḍantapuri）寺，又意译为“飞行寺”，是古代印度一座十分著名的寺庙的名字，桑耶寺即以此寺为蓝本修建。它位于那烂陀以东。后为突厥入侵军的军事指挥部，亦遭彻底破坏。——译者

③ 印度那烂陀寺首度住持，语法专家。